

增補歷史綱鑑卷之十一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田

袁黃

編纂

潭陽

余象斗

梓行

東漢紀

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也莽末起兵復典帝室誅莽滅郡乃有天下在位三十三年而崩

壽六十一

○恢廓大度才明勇畧故能芟刈羣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然不任三公

事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鑑

已酉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

更始初諸賊並起各以軍容強盛為號故

鐵脰大槍五幡并尤來四者皆賊之名也元氏漢縣名今屬直隸真定府

追至北平連破之王引軍還薊復遣

果然夫吾
名將
追及相見

吳漢等追尤來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合
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
生男耶我女嫁之不合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甚謹

綱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目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

聽行至南平棘縣諸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捐

攀龍附鳳
以成其志

也棄土壤從大王於矢后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

令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

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鄙縣召馮異問

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疆華

姓名光武同舍生也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請王載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曰劉

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謂羣雄角力也易四七之際火爲主四

世以光武信圖讖
爲非然時承喪亂
衆志未齊出險濟
艱目不得不假神
道以設教耳此不
足爲盛德之累觀
後書融之言可知
尚亦作論攻之

二千八百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或謂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四七之際又言二十八將亦應四七之數

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即位於鄴南鄴音堅邑屬定州書法書稱皇帝位何正統也

尹起莘曰漢主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

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世祖

尚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稱王即皇帝位收元

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爲比而擬議之哉

胡致堂曰光武起兵何爲也哉始則爲宗社復讐除去王莽既而兄紂

北既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以再三於是焉而即位

縱微赤伏符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

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據以爲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

人取諸符識遽衆情望變滅其一而王梁尋坐罪竊據言安在嗚呼

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尙信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丁南湖曰蕭王之即位其大義有四焉應天命順人心承正統復祖業

大義無以爲後王即位之訓矣故綱目脈商大義書之曰蕭王即皇帝

位大赦收元而其符則以分註微責之

創業與中
與不同
正位號以
繫人心

光武盛德
之累

問漢光武
以赤伏符
即位何如

擬以鄧禹為大司徒封鄼侯

以王梁為大司空

一境賴以全
伏湛以循良見用

雅量不為章統

赤眉西向帝城以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將軍子盆故武侯萌之子年十五時在軍中主牧羊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步行曰徒赤足曰跣赭音者赤也面赤而汗流

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鄼侯禹時二十四又按赤伏符

曰王梁主衛作立武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欲以識文用孫咸行

乃以漢為之大司馬卑不悅○初更始以伏湛勝九世孫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

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省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

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直官行

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丁南湖曰伏湛分休祿以賑鄉殺亂督以安郡及事光武任內職典舊制練止漁陽之兵收降平原之賊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

以為禮樂教化之首信乎為名儒為良相矣然其先事賊莽為繡衣執法豈非白璧之微瑕耶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走將相皆降詔封更始淮陽王○初宛人

賄賂之漸率濫觴

於饋遺卓茂力斥

姦民似矣使猾吏

因米肉不問肆行

苞苴援禮廢律害

民又可訓乎此意

長亦予以薄遺為

宜

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

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

平間為密令密縣屬鈞州今屬開封府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

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

囑之而受乎囑託辭也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徃遺之耳茂曰遺之而

受何故言耶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

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

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

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茂為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言雖遺棄於道人不

拾之謂其風俗淳也遷京部丞密人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

名冠天下

受重賞

求茂茂時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音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

擬漢以卓

茂為太傅

封褒德侯

詔

光武獨取忠厚之臣

旌循良置羣公之首

光武知所先務

世祖所以光復舊物

篇疑安能獨終九成之奏

以馬與之

認馬乃亦

以馬與之

傳封褒德侯

按茂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義明乞骸於更始則見幾之哲著偉哉子康豈以一節為諒者耶

溫公曰

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畧說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援於草

萊之中寅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長久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胡致堂曰

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

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奇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即燒棄文書反側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屠滅畧地

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數此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封一循

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矣如漢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俊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

而無琴瑟鼙鼓祝敵笙鏞相與應和則蕭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丁南湖曰

卓茂為合之政信乎循吏矣范史不以傳於循吏而以置於別傳蓋以漢室全才待之不以一縣合小之也及觀其乘馬

以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而茂心知其謬乃亦以馬與之茂之慮物凡類此則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矣故范史但許其近於仁隣

於恕可謂善權衡者矣○按范曄卓茂傳曰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曄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震了凡

曰亭長受饋卓茂不以律懲而以禮徐訓其民而靖之此所謂

昧受諸人則當事之際必有恪而不行者夫懸魚瘞鹿非高風乎或曰

彼為亭長耳為縣令則不可曰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

不曰小臣廉乎

自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

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

舉大事者
不忌小怨

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

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車駕入洛陽幸

南宮遂定都焉

劉盆子數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謂

鄧禹駐節
勞來

旅之行

有紀律皆望風相携負以迎

携在手負在背也

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斯

鄧禹名震
關西

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

勞來並去聲謂慰勉而招延之

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

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
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
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稠邑稠邑在扶風郡所到諸營堡
郡邑皆開門歸附

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

張印等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塋之霸陵

初成紀

縣名

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囂至長安後逃歸於天水

天水今改爲秦

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

領身爲布衣交

囂傾身接引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

彪稱之子也

由此名震西州

西州

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

大才當晚成

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

朴作機

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

良工不示人以朴

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殖

者賞益壯

財產與

生材

貴其能賑施也

賑音大

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

殖財賞能

慕好士往從之器甚敬重與決籌策

賑施

書融據河

西

自賈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士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

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

此遣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

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推融行

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悉封功臣
為列侯

鑾丙戌二年正月悉封諸功臣為列侯○自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

四縣博上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

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

陰識
爵已

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

也帝從之

始用孝廉
爲尙書郎

故事尙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爲尙書郎○起高廟於洛

起高廟於
洛陽

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鄧禹

入道易守

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因巡行園陵置吏事奉守

鮑永馮衍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旣而永以立功爲帝所用衍遂廢棄

擬漢以永
弘爲大司

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下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

空語

宋弘薦桓

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

讀爲議郎
給事中

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

鼓琴愛其
繁聲

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

譚項

鼓琴失其
常度

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

未弘離
絕冠

問之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今朝廷耽

威容德器
寡也

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

湖陽公主光武之姊
鄧晨之妻也晨初喪

故曰新寡也

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

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貧者食糟糠言嘗與共貧賤也

不下堂

不忍出之使下堂也

帝顧謂主

曰事不諧矣

范曄後漢書曰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閑雅之風乎

丁南湖旦

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禮也按春秋魯僖公愛其女季姬使自擇配經文季姬及鄩子遇于防鄩子來朝蓋譏僖不父姬不

子鄩不夫也胡陽公主新寡光武沮當誨之以婦節責之以夫喪迨其再婚則上以君命下以廷議可也夫何即與其論朝臣使自擇配反其意在宋弘則待弘進見而令主坐屏風後是明示以相窺相從之意若以春秋之義律之則光武不若而胡陽不婦矣宋弘念糟糠而却帝姊其真義夫也哉

鑑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帝接

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

彭寵懷不平浮

密奏寵寵聞舉兵攻浮浮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者遼東有不生子白頭異而獻之以至河東見郗冢皆白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冢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上以塞孟津也寵怒攻浮轉急會耿况遣救而得脫

綱封兄縯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爲列侯

綱六月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疆爲皇太子

綱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

召陵今改郢城縣屬開封府新息縣今改爲息縣屬汝寧府

○復部

寇恂屈賈復

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爲耻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

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勅

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

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坐欲

委曲解紛以取其

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

一言可知者則光
武如王而作和

事老八耶

車同出結友而去

胡致堂曰

議者或以賢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頗

如廉頗所以

境寇恟我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當憤欲手刃之

復豈可與

逮至帝前忿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敕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降恟則

廉將軍班

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

此家心如

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

王常真忠

彭率七將軍討鄧奉

鄧禹自馮悖叛後威名稍損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

馬異代鄧

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

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延之酷元元塗炭

元者善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民陷於塗炭熱於炭故元元塗炭

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

不軌謂陰謀

營堡

堡障小

降者遣其渠

征伐要在
平定安集

王帝志在
安民
光武用是
道

信水之戰何嘗
非置之死地而復

去哉禹鑒之敗其
必有致敗之因

公飢卒之敗饑
可自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軍走與麾

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堡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

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

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勿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

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策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溫公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祖惟求定言王者之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丁南湖曰論將者不貴其才而貴其氣之足以御才不貴其智而貴其休兵北道以王赤眉之敝此亦計之得也光武欲急其功遂迫進討乃致赤眉復入禹無以抗故不勝忿損而敗兵屢北豈非氣度之不能持

守哉此何去非之所論所以深致惜於光武之任將鄧禹之得君也

丁亥三年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徵赤眉戰輒不利要馮異共

攻赤眉異曰赤眉眾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又以士卒饑倦

可自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軍走與麾

麾

罪則是不知兵之
而貽喪選以看
流以口實矣謂
為念兵無成感腐
幾耳

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陳氏曰

鄧禹以桐邑付之惜惜叛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慙受任無功

二鄧幾不自脫雖成功不為無罪也

立四親廟於雒陽

雒水作洛成周洛陽光武以漢火

祀父南頓君以上

至春陵節侯

春陵節侯貴鬱林太守外郎鹿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

萬人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

日昃日過

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

馮師大破
赤眉於戲

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灃

灃何交反通作潯山名也今

奮翼泥池

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

回

鄧禹在灃池之北俗名回坑與夷終能

東隅桑榆

奮翼灃池可謂失之東隅

日也東隅

收之桑榆桑榆木名謂晚也或作

日垂景在樹端

謂之桑榆也

赤眉餘眾東向宜陽

漢縣名今屬河南府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

待劉盆子
以不死

誠懼誠喜
無所恨

鋒鋒佼佼

光武得驚
御之道

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

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

傳國璽綬眾向十餘萬人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

日得降猶去虎口

危歸慈母

也誠懼誠喜

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鋒

鋒鋒金聲也謂鐵

鋒中佼佼者也

佼佼音姣好也備中佼佼

言凡備之人稍為勝者賜樊崇等田宅

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唐仲友曰

光武降赤眉最好先以大度鄧禹次以馮異安集然後加以大軍既降先折以威又賜其膳亦得驚御之道所以十萬人

皆誠服而無後患也

守南湖曰

創業中興之主以忠厚待敵人者其惟光武乎赦淮陽赦盆子而仁乎其所親宥銅馬恕赤眉而仁乎其所疏孟子曰仁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此之謂也

二月劉永

永據東

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伏隆殺之